

傅雷别传

苏立群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傅雷别传/苏立群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0. 8
ISBN 7-5063-1860-1

I 傅… II. 苏… III. 傅雷-传记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36659 号

傅雷别传

作者: 苏立群

责任编辑: 杨德华

装帧设计: 董红羽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刷: 京安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185 千

印张: 9.25

插页: 3

印数: 6001-16000

版次: 2000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印次: 2000 年 11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ISBN 7-5063-1860-1/1·1846

定价: 15.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跋代序(1)

章前章：次神，一个传火的人(1)

1 《F大调四重奏》(6)

2 傅雷与怒安(8)

3 “在音阶中，有些音的性质是很奇特的。完美的和音（accord）给我们以宁静安息之感，但有些音符却恍惚不定，需要别的较为明白的音符来做它的后继，以获得一种意义……” (13)

4 孤独(22)

5 我叫玛德林·贝尔(28)

6 “等一等……等一等……” (34)

7 他那么真切地体会到贝多芬内心的悲痛(44)

8 那神的文明之炬是怎样手递手到人寰的(48)

9 对着这新来的每一天虔诚些吧(55)

10 心中的云翳已被那道电光撕开了(60)

- 11 母亲亡故(63)
- 12 我们和并未期待的许多人相遇：欢乐便在于此(68)
- 13 一九三四年，傅雷做了三件大事(79)
- 14 从傅聪的“透明”的手指轻轻地按下第一个琴键(88)
- 15 《约翰·克利斯朵夫》，这部书于他，如同一部圣经于一个基督徒(95)
- 16 有一次甚至把傅聪绑在了傅家的大门口(104)
- 17 忽然，他听到了一个女人的笑声(113)
- 18 “吹灭灯，信步出北城，且去向闲花野草，宣泄俺这片沸热情……”(121)
- 19 他听得出那是豫剧，是黄鹂唱的(128)
- 20 他的灵魂始终那么清明，站在高处，看着自己的躯体被心灵处罚(148)
- 21 朱梅馥用不着去宽恕，她的心早就为了这个家、这个男人营造好了一间硕大的屋宇，里面除了爱不曾有其他的空间。这便是史诗，一个普通女人的史诗(154)
- 22 一九四三年十月二十八日，当他从黄的来函中证实了黄宾虹将来沪，即兴奋不已(161)
- 23 张爱玲：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169)
- 24 相信爱最终能化解仇恨，使人们走到一起(180)
- 25 解放仅仅几年，傅雷像是换了一个人，似乎从里到

- 外都在变，他的性格开朗了，脾气也没有了，与别人能相处了，也在社会上发挥作用了(188)
- 26 傅聪一边东躲西躲打来的嘴巴，或戒尺，或是什么飞来的书、毛笔，一边满心的欢喜，欣赏自己导演的一出戏剧(192)
- 27 “中国人灵魂里本来就是莫扎特”——傅聪语(200)
- 28 很少到北京的傅雷，第一次进中南海怀仁堂听毛泽东作报告(213)
- 29 傅雷几乎可以说是怀着一种“虔诚”、一种近乎于宗教信仰般的感情，希望从群众那里得到帮助……(219)
- 30 用傅聪的话说是“自愿要求回去参加这场伟大的运动的”(229)
- 31 傅聪一共在中国前后不到一个月，从发言帮助党整风到被批判都发生在这短短的几个星期中，他糊涂了……(238)
- 32 他默默地回到了自己的书斋，拿起了笔，吹去了几个月来附着在他忠实的朋友——词典上的灰尘(244)
- 33 他在吐丝，用这微温的、柔蜜的、白色浆液去缠绕他的孩子，启迪孩子的灵性，把父子之情透过缕缕的柔丝来传递(247)
- 34 他把自己缩成一个小蜘蛛，爬行在现实与理想之间以织他的网(262)

- 35 他与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没有料到这场运动会以山崩海啸的暴力方式压向每一个角落，几乎没有一个人可以幸免(269)
- 36 “贝多芬最终败在命运脚下，托尔斯泰也是，还有罗曼·罗兰，现在又加上一个微不足道的我……”傅雷想着(278)
- 37 男人只有一个灵魂，而女人健全得多，女人有好几个灵魂，因为她们心理健康，所以她们才痛苦……(281)

章前章：次神，一个传火的人

不能不承认，我再次被傅雷的译作深深地吸引住了，先重看了几部他译的传记。他的译文是有声音的，如《约翰·克利斯朵夫》和《傅译传记五种》中的《贝多芬传》等篇。在行文中我听得见那些能牵动心魄的旋律……我不由得想到了傅聪（他的长子）的才能，他是傅雷灵才的触角；我又想到了一个不寻常的事：傅雷在学识上的异常的早熟与在父性上的晚熟——他几乎是中年的时候才突然爆发出对儿子的爱，但这股姗姗来迟的爱的洪流却很巨大，这是因为傅聪的纤灵的手指触到了神——傅雷心中最高的艺术境界吧！

傅雷的不幸是个时间的错位，也许他该生在春秋时代或是生在十五、十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他的天才是很奇特的：有如诗人徐志摩一般，他们两个竟能那么快、那么轻松地进入西方文艺经典的大门，并周身吸取有益的养分，连他们的皮肤都像是具有吐纳的功能；他们的心膜薄得可以让最美的人文精神透过；这膜瓣既透明又有难以置信的韧性，这就能使他们有可能保持一颗无比坚实的中国文化的核，即便他们生活在异乡的土壤，也依旧能结出纯东方的果实，不同的是那果实更甘甜、更丰润、更美丽。

傅雷有极大的才华，也有极端倔犟的个性，因此被社会所排斥，也筑成了他个人的悲剧：到后来他只好把自己关进书房，面对着文艺巨匠度过岁月。不过，傅雷就是傅雷，他不会永远沉滞在这种寂寞之中，更加上他自幼启蒙于儒学，中国古代人文主义的精神深深地印在

了他的心底，“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使得他绝不甘心于仅他一个人从希腊文艺女神那里获得的智慧；因而，他下定决心用译作把“天上的火，一点一点地偷到人间”，而且一做就是三十年！今天，让我们看看傅雷的身后，竟是一道自高空而降的闪耀的轨迹——只有神星坠落才能拖出这般的光芒！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如下的现象，他不只是西方人文理想（如他的全部译文）也是东方人文理想（如他的家书）的代言人，同时，他传达的天国的声音不折不扣地又是他自己欲言而不能言的思想，从这一点来讲，他的译作的意义已经超越了那个取火的普罗米修斯。他是一个文化的次神。

傅雷跟他的夫人死于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他们是双双自尽而亡。死前留下了一封信，是满满的、三页竖写格纸的、隽美的毛笔行书；毛笔字写得既规整又洒脱，字距适中，间隔适当，决没有草率之嫌，且通篇无涂改，只是在正文的第二与第三行间加了一个括号，补进去十个字。全信无错字、别字，越接近信结尾，字体越轻灵、潇洒，简直可以当一篇行书的字帖供人们临摹。信的内容大多是生活中细小之事，完全没有要离世的悲壮感，连一个带感情的词都没有使用，信的风格像一段土蓝花布，朴素而美丽。其中申明“早应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这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特殊用语，意思是“消亡”，是“不可以存在”。

信的第二、第三页是把一些细事委托给夫人朱梅馥的胞兄人秀，包括应付的房租费五十五元零两角九分；一个朋友托代修的手表要交还；一位亲戚寄存的东西被红卫兵没收，已折合成钱，作为赔偿。还一件事，是把六百元的一张存款单交给他们的保姆“作过渡时期生活费”，还说“她是劳动人民，一生孤苦，我们不愿意她无故受累”——指他们双双自杀会对她以后找工作有影响。

信的落款是他们夫妻的签名，还有傅雷的一枚殷红的图章嵌在信尾。

人秀：

尽管所谓反党罪证（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清画报）是在我们家里搜出的，^{（余雷弟弟的笔迹）}百口莫辩，可是我们至死也不承认是我们自己的东西。我们确有千万罪行，却从来不曾有过卖国思想。我们也知道搜出的罪证毕竟有口难辩，在英明的共产党领导^{（余雷弟弟的笔迹）}和伟大的毛主席领导之下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决不至因之而判重刑。只是含冤不自，于法改判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何况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付强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馀辜了，更何况像我们这样来自旧社会的渣滓，早应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了！

因为你是梅赭的胞兄，因为我们别字至亲骨肉，苦战事只能委托你了。希望你立埭阅你不便接受，则请向上级或法院请示收再行处理。

傅雷在他有生的五十八年中，曾多次闪过厌世的念头。所以选取绝路对他不是一件可怕的、困难的事，从他的性格以及他非常理性化的思维习惯，要作一个“留”与“走”的决定，会从容不迫。他的遗书（那封平淡的、委托琐事的信）就是证据，他是带着优雅的古风，十足的自信；且怀着一颗无比孤傲的心，清清楚楚，清清白白，清清爽爽离开世界的。

一九九八年圣诞节的除夕，在伦敦傅聪的家，他跟我说：“我爸爸是个悲剧式的人物，像莎士比亚剧本中的那些人一样——他的内心世界有许多可怕的妖魔也有正义的天使；因此，有很多的道理在他的思想里搏斗；他是个怀疑主义者，也是一个独立思考的人，他的心里很苦，苦得很：那些复杂的、永不停止的思索弄得他终生不得安



■ 傅聪与傅敏于1982年傅聪演出后合影。



宁。”

他又说——傅敏也跟我说过：“爸爸的这般性格也遗传给了我们，那天晚上（指傅雷夫妻自杀的那天）我们是不在他的身边，要是在，我们定是跟他们一起去的。”

1. 《F 大调四重奏》

“全集卷一三五：《F 大调四重奏》（第十六阙）——这是贝多芬一生最后的作品。”傅雷在小注里写着：未完成的稿本不计其内。接下去他又写道：“第一章 Allegretto 天真，巧妙，满着幻想与爱娇，年代久远的海顿似乎复活了一刹那：最后一朵蔷薇，在萎谢之又开放了一次。Vivace 是一篇音响的游戏，一篇纵横无碍的素描。而后是著名的 Lento，原稿上注明着‘甘美的休息之歌，或和平之歌’，这是贝多芬最后的祈祷，最后的颂歌……是他精神的遗嘱。他那种特有的清明的心境，实在只是平复了的哀痛。单纯而肃穆，虔诚而和平的歌，可是其中仍有些急促的悲叹，最后更高远的和平之歌把它抚慰下去，——而这缕恬静的声音，不久也朦胧入梦了。”^①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深夜，上海，傅雷的家，他一定是听到了“这更高远的和平之歌”。他吞了一把毒药——药的剂量足以使他死亡——与他的夫人做暂别。朱梅馥把他搂定，担心剧毒会使他本已衰弱的身体再受太多的苦痛。他摇摇头，他的心在说：“我已然听到那歌了。”……她凑近他，觉察到气息已渐渐微弱，梅馥确信她怀中的人听到了“这缕恬静的声音，不久也朦胧入梦了”。于是把他正正地放在沙发上坐好。

她站起来，把绳子搭过窗棱，小心地结好一个套儿，她侧过头，

① 傅雷《傅译传记五种》之《贝多芬的作品及其精神》。

见傅雷头仰着，像是睡熟了；这才再把头钻进去，用足尖拨倒了垫起的凳子。

“……终局是两个乐句剧烈争执以后的单方面的结论，乐思的奔放，和声的大胆，是这一部的特色。”

三日上午八点半，傅雷的老保姆不见他们屋内有动静。九点四十五分，她推门进屋，发现女主人朱梅馥面朝天仰在地上，已经死亡，窗棱被她的体重坠断了；男主人傅雷坐在沙发上，也似死去……后经法医鉴定，两人死亡时间相差两小时。傅雷先，他夫人后……

2. 傅雷与怒安

一九〇八年四月七日这一天，傅雷诞生了。他因为出生时哭声洪亮，且带着怒气，被取名为怒安。声音是他的武器，是他的进入这个尘嚣世界的号角。接生婆听到了它要捂耳朵，傅雷自己也听到了它；这是他的第一个音符，是一个长长的强音。五十八年后，在他吞下毒药时，这音依然存在，不同的是已被一生的经历砥砺成了歌，并且不是他唱，是在听了。

他译的罗曼·罗兰的《托尔斯泰传》中有这样一段话：“艺术与言语是人类进步的两大机能，一是沟通心灵的，一是交换思想的。”^①他的儿子傅聪获得了一份机能——艺术。他自己则是两样都具备了。不过，天才是一件好事吗？在我们读了同是罗著傅译的《弥盖朗琪罗传》后，大概会有一种新的认识——

“不相信天才，不知天才为何物的人，请看一看弥盖朗琪罗罢！从没有人这样地为天才所拘囚的了。”^②

对少年时代的傅雷也如是。一种天赋或是说一种灵才在傅雷幼年起就驾驭着他，表现的形式却是一种志趣的无定性：他从来不知道自己做什么；也不知道做了以后能不能坚持下去。他的才能无法被人认定，不只他的亲人，包括老师和学友。这灵才不断地折磨他，尤如

① 《傅译传记五种》之《托尔斯泰传》。

② 《傅译传记五种》之《弥盖朗琪罗传》。

一个很强的“力”，总是在轰轰作响，但是没有谁知道它该冲向何方，于是便在他的心里振荡、咆哮，不仅弄得他不得安宁，周围的人也跟着受罪。且他家中的不幸，又加剧了这种危机：

在他四岁时，他的父亲傅鹏蒙遭冤狱，一气而生了痼病，不久便死亡；而母亲李欲振在他父亲被囚禁时四处奔走，营救其夫，以至无暇照料孩子们——他的两个弟弟跟一个妹妹都相继死去，只有傅雷侥幸生存下来。因此，这种极大的悲哀从心理上摧毁了母亲，而且促成了她对儿子存着一种病态的期望：她希望傅雷能出人头地，为屈死的父亲一洗怨恨。从那时起，她就以一种非常残酷的方式督促傅雷的学业。

那是一个夏季的早上，傅雷因为不喜欢他的学堂，就逃学在乡间玩耍，这在他已经不止一次了；不想这一天学堂的先生找到了他家，责备他的母亲不应该让他常常做别的事情而弄得孩子缺堂落课；母亲听说以后忍下怒火，承担下了儿子逃学的责任。傅雷回家以前，她曾大哭了一场，对着死去丈夫的亡灵发了好一会儿愣，然后下了一个决心：她打算先杀死自己的儿子，再自杀。

傅雷回家以后，她先问傅雷学堂今天的功课怎么样，傅雷不知实情，只是支支吾吾地作答。母亲当时没说什么；到了晚上，在傅雷已经睡沉了，李欲振又跪在先夫的灵牌前哭了一阵。之后，她拿出一个事先准备好的包袱皮——那实际上是一段很结实的土布，趁着傅雷睡熟了，把他的手脚都捆绑了起来，再用包袱皮缠紧，然后她把傅雷掀下床。傅雷从梦中惊醒过来；他首先看见的是母亲那双疯狂的眼睛，这眼睛傅雷一生都不曾忘记——布着红丝，瞳孔像要毗裂了一般，且充满了杀机。他吓得大叫起来，并且想逃跑；可是他动弹不得。傅雷立刻就猜到了怎么回事，于是他开始求母亲，恳求她饶了他这一回。但是傅雷绝望了，从那双可怕的眼睛里他看不到一点仁爱，那是一对木然、呆滞的黑洞，从那里放出了幽邃的、死亡的光——母

亲开始向外拖他，他的身体在地上扭动着，但无济于事。

傅雷只好拼命地喊，向邻居求救，声嘶力竭地求援，要大叔大婶们赶过来阻止母亲。

傅雷知道母亲是在把他拖向一个离家不远的深水塘，他叫着、喊着，直到几位邻居奔出来。他们把母亲推倒，解开了包袱皮，救出了傅雷。

自那以后，傅雷再不敢逃学了。不过他还是不喜欢那些枯燥的八股文章，仍不能专注地学习，以至有一次在家念书的时候他睡着了，忽然，他觉得一阵烧灼的疼痛，低头一看，原来母亲用蜡烛头插在铜钱眼里，让流下的蜡泪滴在他的肚子上。母亲笑着对他说，那是为了驱除他的睡意。

这种残忍的、非人性的督学方式，使得幼年的傅雷时时处在惊恐的状态，他的心灵被严重地扭曲了。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正是那股强大的、灵才的力——以他在行为上的放散、学习上的不求进取以及对人对事的缺乏耐心（有时甚至是暴躁）——这样的一种特别形式表示其存在。这个力所造成的结果可想而知；从小学到中学期间，他曾两次被校长开除，一次是被迫辍学。读书十几载，一张正式的学位证书都不曾拿到。这情况直到一九二七年——虽说傅雷以同等学历考入了上海持志大学，无奈他依然不能确定自己之所学、之所好。“我渺小而短促的二十年生命中，”他在给母亲的信中这样写道，“除了前四年，是被父亲母亲共同抚育教养之外，其余的十六岁都是母亲啊，你一人造成的，你为了我的倔强，你为了我的使气，你为了我的无赖，你为了我的嬉游，这十六年中，不知道流过了几千万斛的眼泪！尤其最近几年，更常常为了一些小事和您争闹，竟闹得天翻地覆，不可开交……”^①

① 《傅雷文集》（文学卷）《法航通信》。

是年正值中国处于黑暗的政治迷雾中，特别是四月十二日的上海事变，使得傅雷的大学生活受到了严重的干扰；他对国内的民主前途信心殆丧，不过所幸的是：他的灵才在这个时刻适时地启示了他——那股内心的力告诉他应该离开这片土地，那力在拖拽着他离心而去，就像一个魂魄终于找到了一个躯体可以存身。傅雷不可能抵御它，它太强有力了。经过慎重的考虑，傅雷决心到海外去留洋深造。

诚然，傅雷的孩提时代经受了无数的苦难，有些磨难直接来自于母亲，可他永远是一个孝子，他完全明白母亲的心；无论是那几乎致他于死命的包袱皮还是那灼热的蜡泪，都无碍傅雷孝母之心——他何尝不知母亲是为了有朝一日看到自己的孩子扬名天下，以此尽雪昔日父亲不白之冤呢？

“我家风雨飘摇的危期，是由你，母亲啊，撑持过去了。”他写道，“然而环伺我们的敌人，又怎能保得不乘此罅隙，再来袭击！”^①傅雷清楚，母亲含辛茹苦把他抚养成人的原因之一是期待他能还击他们的敌人，为父亲报仇申冤。母亲是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了他的身上。如今，傅雷已年近二十，即将长大成人，他知道自己该到了可以挺身而出，维护母亲，维护家庭的时候了。可是，正在这个时刻，他却要抛下孤苦多难的母亲而远涉重洋，并且一去就是几年！在这个人生的十字路口，傅雷的感情与理智在搏斗：首先是他不知道母亲能不能答应他；还有一个问题是母亲承受这种离别之苦的能力有多大？

傅雷毕竟是太了解他的母亲了，他非常清楚一点，即母亲是能够承受这些的，因为母亲有那种在女人中少见的坚定意志：他记得在他幼年之时，一些有时连族长都解决不了的邻里乡亲间的纠纷，只要母亲出面调停，就多半能缓解，以至后来镇里有了事都来找她处理。家里出了事后，傅雷因父亲的官司受到西傅家宅人的鄙夷与歧视，母亲

① 《傅雷文集》（文学卷）《法航通信》。